

“洗大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查 研,李明辉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向下盈余管理行为,“洗大澡”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那么,审计师如何看待客户的“洗大澡”行为?利用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 2007—2022 年数据,考察“洗大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洗大澡”行为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洗大澡”会提高客户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监管风险及审计延迟,从而促使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及/或收取风险溢价。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以及同行业企业发生投服中心集体诉讼时,“洗大澡”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审计师对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相关风险的感知和应对,并可以为监管部门加强对上市公司“洗大澡”现象的监管提供参考。

[关键词]“洗大澡”;盈余管理;审计费用;审计风险;经营风险;监管风险;审计投入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5)01-0046-13

一、引言

所谓“洗大澡”(Big Bath),是指公司通过一次性地计提巨额损失或负向操控性应计等手段来降低当期利润的一种财务操纵手段^[1-2],其本质是一种向下盈余管理行为,即通过一次性计提大额损失以消化以前年度虚增的利润^[3]或将部分利润转移到以后期间^[4]。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审计师抑或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多侧重于向上盈余管理^[5]。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等项目进行“洗大澡”的现象均不鲜见。在我国,资产减值会计中较多的自由裁量空间为上市公司机会性“洗大澡”行为提供了机会。“洗大澡”通过本年度计提大额减值的做法过度夸大当年损失,是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数字的过度扭曲,使得报表中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当下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表现,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同时,“洗大澡”采用的诸如计提大额资产减值等手段往往并不明显违反会计准则,投资者一般难以判定管理层实施巨额冲销的动机是否诚实,监管部门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定性。因此,“洗大澡”具有的隐蔽性给公司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和外部审计师带来较大的困扰,其与向上盈余管理一样,也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使其无法正确评价公司业绩。

2018 年 11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在关注上市公司不及时充分计提商誉减值现象的同时,开始关注上市公司利用超额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的行为。2023 年,证监会开展了财务“洗大澡”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2023 年 9 月,已对 32 家涉嫌“洗大澡”公司立案调查,证券交易所也提高了对“洗大澡”行为的关注程度,并对涉嫌“洗大澡”的公司频繁下发问询函。在此背景下,“洗大澡”现象得到市场参与者更多的重视。

对于“洗大澡”行为的性质,现有文献观点并不一致。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需要对客户的财务报表发表意见,因而需要关注客户的“洗大澡”行为。从审计定价决策角度探讨审计师如何看待客户的“洗大澡”行为可以为“洗大澡”性质提供重要的证据。Choi 等基于美国公司 2000—2016 年数据的研究表明,客户的“洗大澡”行为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向关系^[6]。在中国,由于特殊的退市制度,亏损公司有更强烈的动机实施“洗大澡”从而避免连续年度亏损,这使得中国亏损公司中“洗大澡”的现象较美国更为普遍^[7]。同时,作为一种向下盈余管理行为,“洗大澡”自身引发的诉讼风险相对较低^[8]。尤其是在中国,在康美药业案之前,审计师的诉讼风险都处于较低的水平^[8],其法律责任主要来源于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为此,对于在中国这样注册会计

[收稿日期]2024-07-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GL011)

[作者简介]查研(2000—),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从事审计研究;李明辉(1974—),男,江苏金坛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通信作者,E-mail:xdlmh@163.com。

师的民事诉讼风险较低、声誉机制的作用尚有待加强、审计市场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审计师是否也会对存在“洗大澡”行为的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尚需进一步的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利用2007—2022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师会对“洗大澡”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机制性检验表明,“洗大澡”会提高审计客户的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和监管风险,并促使审计师增加努力程度,进而导致审计费用增加。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提供了客户“洗大澡”行为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对客户向下盈余管理行为相关风险反应的理解。除Choi等^[6]外,现有关于公司“洗大澡”经济后果的文献主要着眼于对企业信息环境的作用^[1-2,9]。本文从审计定价层面拓展了“洗大澡”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第二,从“洗大澡”角度拓展了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文献。本文发现,审计师会将“洗大澡”视为风险标志,并通过提高审计定价来应对。第三,有助于理解中国背景下“洗大澡”影响审计定价的潜在机制。除Choi等人提出的错报风险和诉讼风险机制外^[6],本文发现“洗大澡”会提升客户监管风险以及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定价。这些发现可以提供中国制度背景下审计师对“洗大澡”行为反应的经验证据。第四,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洗大澡”行为的性质。现有不少文献探讨了管理层的巨额冲销行为对公司未来回报的影响,但并未达成一致观点。本文发现,管理层“洗大澡”行为会提高企业经营风险、错报风险和监管风险。因此,“洗大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险性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文献综述

(一)“洗大澡”的时机、动因和影响因素

对于“洗大澡”的时机,Kirschenheiter和Melumad分析发现,当公司收到足够“坏”的消息时,管理层将会尽可能地低报盈余,即进行“洗大澡”以便将部分操控性利润转移到未来,从而使未来能够报告更高的盈余^[10]。Dechow等指出,当亏损不可避免时,管理层可能会选择进行“洗大澡”^[3]。Barth发现,当银行亏损时,管理层会进行“洗大澡”;当负的盈利越多且未实现利得不足以抵消负的盈利时,银行“洗大澡”的动机越强^[11]。

对于“洗大澡”的动因,现有文献主要从如下方面进行了研究:(1)管理层变更相关的业绩评价动机。在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时,新任管理层有动机通过“洗大澡”将业绩不佳归咎于前任,以便为自己后期业绩提升和晋升创造机会^[12-13]。Bornemann发现,新任CEO会增加当年裁决性支出以降低盈余^[14]。黄世忠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在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变更之时,公司会通过巨额冲销来推卸责任(将巨额亏损归咎于前任)并为未来年度实现盈利拓展空间^[4]。唐清泉也发现管理层变更与“洗大澡”呈正向关系^[15]。Pierk则发现过度自信的新任CEO会减少运用“洗大澡”^[16]。(2)避免连续亏损动机。我国特有的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亏损会被特别处理(ST/*ST)”“连续三年亏损暂停股票上市”规则是我国亏损上市公司“洗大澡”较普遍的动因^[7,17]。张昕和姜艳发现,为了避免连续两年亏损,上市公司会选择在第四季度压低收益,以便为下一年“扭亏为盈”做好准备^[18]。

一些文献从外部监管及公司治理等角度研究了“洗大澡”的影响因素。如Nelson发现,不准确的会计准则可以为向下盈余管理提供便利^[5]。Riedl发现,SFAS121提高了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洗大澡”的机会^[12]。Delis发现,监管机构的处罚行为能够抑制银行的“洗大澡”行为^[19]。Barth等发现,监管性资本要求会限制银行的“洗大澡”行为^[11]。

(二)“洗大澡”的性质与经济后果

对于“洗大澡”究竟是一种管理层传递私有信息、提高稳健性的积极行为,还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现有文献的观点并不一致。一些文献认为,“洗大澡”可以视为公司管理层对负面新闻的如实报告,从而提高信息透明度^[1]。因为当资产价值已经低于账面价值时,计提减值可使其账面价值更加贴近市场价值,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2]。依照这一观点,“洗大澡”本身可能是一种传递信号的手段。另一些文献认为,“洗大澡”是管理层操纵会计数字、向后转移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9]。Riedl认为,“洗大澡”更大程度上是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管理层提供私有信息的手段^[12]。Hope和Wang则发现,“洗大澡”对信息环境的影响主要取决于CEO是否诚实:CEO不诚实的公司“洗大澡”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高于CEO诚实的公司^[2]。

一些文献考察了“洗大澡”对公司业绩和股票回报的影响。唐清泉发现,“洗大澡”会提高公司业绩的波动性,从而提高投资者的投资风险^[15]。Dechow和Ge则发现,特殊项目所导致的负的应计项较大的公司有正的未

来回报^[20]。对此,Dechow 指出,如果管理层“洗大澡”是为将来盈利回转做准备,则会产生正的回报;但如果“洗大澡”之后还会有持续的减值和冲销,则未来的回报就可能继续下降^[3]。由此可见,对于“洗大澡”究竟会提高企业风险、降低投资回报,还是提高投资回报,有限的文献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三) 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尽管有文献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对外传递私有信息的手段,操控性应计可以提高盈余反映公司内在价值的能^[21],但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盈余管理降低了公司的透明度,扭曲了企业真实的财务业绩,这会提高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及审计师的审计风险。机会性的盈余管理还使得投资者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难以正确对公司做出估值,提高投资者将来在遭受损失时提起诉讼的风险;相应地,也会提高审计师的法律风险及声誉风险^[8,22]。因此,审计师需要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相应地提高审计成本),以便将审计风险控制可以在可以接受的低水平以内;审计师还会收取风险溢价,以补偿未来可能的法律损失和声誉损失。由此,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向关系^[23]。

一些文献进一步区分盈余管理的方向,考察向下(调低业绩)和向上(调高业绩)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是否不同。总的来说,现有文献多发现与向下盈余管理相比,向上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8,24-25],因为向上盈余管理更可能给审计师带来诉讼风险和预期损失^[24]。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刘运国等发现,审计费用与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但与调高业绩的盈余管理却没有显著关联^[26]。由此可见,对于向下盈余管理是否会提高审计费用,现有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 Simunic 提出的审计收费决定模型^[27],审计收费由审计成本和审计经营风险的预期成本构成。Houston 等进一步拓展了该模型,并指出审计经营风险的预期成本主要包括与审计风险有关的法律诉讼成本以及剩余的法律诉讼成本(与重大错报无关的诉讼成本)^[28]。据此,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有关的法律诉讼风险溢价以及其他法律诉讼风险(与审计风险无关)溢价。尽管“洗大澡”可能是管理层在资产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况下及时冲销被高估的资产、确认损失的积极行为,但是,在公司治理和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洗大澡”更可能是管理层机会性地操控盈余、改变盈余分布的手段。“洗大澡”具体会从如下方面影响审计定价。

首先,“洗大澡”会在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提高企业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风险。为了进行“洗大澡”,管理层往往通过计提巨额冲销、提前确认费用、推迟确认收入等方式夸大当期亏损、跨期调节利润。这并非按照客观性、稳健性和及时性原则的要求及时确认不利信息,而是一种违背忠实反映原则的行为。现实中,“洗大澡”一般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公司以前年度隐瞒了坏消息而选择有利时机来释放这些坏消息,这意味着公司以往年度和当期财务报表不真实、公允;另一种是在变更管理层、当年亏损时,通过一次性大额计提减值或确认坏账损失等不利事项,将部分盈利推迟到以后以减轻以后年度扭亏压力,这意味着“洗大澡”当年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我国,由于特殊的退市政策规定,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会倾向于通过“洗大澡”的方式调整其盈余分布以避免连续亏损,从而规避退市风险。这使得会计报表不能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表现,从而误导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因此,当管理层出于操纵利润等机会主义动机进行财务“洗大澡”时,会掩盖企业真实的运营表现和价值,传递出低盈余质量的信号^[9]。“洗大澡”过程中管理层对本期减值或损失的“过度”估计也意味着财务报表中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可见,“洗大澡”不仅意味着财务报表整体存在故意低报业绩的风险,而且意味着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关联交易相关特定账户的错报风险。因此,无论是在财务报表整体还是认定层次,“洗大澡”都与更高的错报风险相联系。财务报表中重大错报风险的提高,将会提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从而导致更高的审计收费。

其次,“洗大澡”会提高被审计客户的经营风险,从而可能导致审计师法律风险的提高。虽然在理论上,“洗大澡”可能被管理层用作向投资者传递其消化不良资产的信号,因而可能意味着未来期间利润水平的上升,但在实践中,“洗大澡”更多地被存在业绩压力的公司管理层作为一种避免连续亏损的财务操纵手段。尽管短期来看,此类公司可能通过“洗大澡”实现了账面上的“扭亏为盈”,但其实际盈利能力并未得到真正改善^[29]。当管理层无法通过调整公司经营战略等方式实现盈利,只能诉诸机会主义“洗大澡”达成会计账簿上的“扭亏”,这本

身意味着公司真实盈利能力的不足,也体现出管理层对未来的盈利能力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扭亏后的公司基本面仍会继续恶化,使得这种“扭亏”不过是会计数字的“游戏”。特别是对于那些为规避退市机制而进行“洗大澡”的上市公司,由于其经营能力没有实质好转,所以不得不反复“洗大澡”以达到“保壳自救”的目的。对于此类管理层反复利用减值冲销来操纵利润的行为,Dechow 和 Ge 指出,尽管可能短期内产生正向回报,但后续的一系列冲销会最终磨灭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层的信心,使股价“蒸发”^[20]。而如果公司“洗大澡”后的未来业绩仍低于预期,即使进行“洗大澡”也不能实现扭亏为盈时,公司还可能面临退市等风险,使得公司经营风险进一步恶化。对审计师而言,被审计客户经营风险越大,审计师面临的潜在重大错报风险以及法律风险越大,作为补偿,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最后,“洗大澡”会引起上市公司监管和诉讼风险的上升,进而提高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尽管一些文献认为,“洗大澡”以及其他的向下盈余管理行为导致投资者诉讼的可能性不大^[8],特别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审计师一直以来面临的民事赔偿金额较低,诉讼风险较小,但在法律层面,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对“洗大澡”行为的关注会使“洗大澡”公司具有潜在的监管风险,并由此提升审计师在审计“洗大澡”客户时感知的法律风险。为实施“洗大澡”,管理层常会利用过度计提减值损失等手段故意虚增亏损、隐瞒或延迟收入,这本质上是一种财务舞弊行为,可能会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使“洗大澡”公司面临较大的被处罚的风险。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监管部门通过频繁下发问询函、开展立案调查等方式加强了对“洗大澡”现象的监管力度。若上市公司无法对与“洗大澡”相关的会计处理做出合理解释,则很有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这都极可能使企业的外部审计师受到牵连,从而增强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另外,当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未能在“洗大澡”公司业绩“爆雷”之前及时退出,从而蒙受巨额损失时,也可能会对“洗大澡”公司以及没有及时发出预警的审计师提起诉讼,要求审计师赔偿损失。在此情形下,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法律风险溢价补偿以弥补增加的预期未来损失的可能性,进而推动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风险溢价角度还是审计成本角度,审计师都很可能对存在“洗大澡”行为的上市公司提高审计定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

H:其他条件不变,审计师会对存在“洗大澡”行为的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排除 2006 年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本文以 2007—2022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年报问询函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来自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30]，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初始样本有 46901 个。参照以往研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公司;(2)剔除 ST 及 *ST 公司;(3)剔除所有关键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本文得到 38162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减少样本数据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型变量在 1% 和 99% 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此外,回归时,在公司层面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

(二) 变量测度

借鉴现有文献^[1-2,16],本文构建如下两个衡量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的虚拟变量:(1)基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变量 *BigBath1*,如果企业当期非经常性损益为负,且其绝对值/年初总资产比值超过 1%,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这么定义的原因在于,在我国,非经常性项目越大,公司越有可能存在“洗大澡”行为,资产减值和其他非经常性损益是“洗大澡”的主要手段^[15],亏损上市公司常依赖非经常性损益在年末调减当期利润,以实现未来的扭亏为盈^[31]。(2)基于资产减值的变量 *BigBath2*,如果减值前净利润小于 0 且“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与信用减值损失之和)/年初总资产”小于该变量所有负值的中位数,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这么定义的原因在于,若公司减值前净利润小于 0,其更有可能采取计提减值损失、调高账面费用等方式使下一年度“扭亏为盈”,而计提的减值损失比重越高,“洗大澡”的可能性越大^[32]。

(三) 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检验上市公司“洗大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ln A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Bath_{i,t} +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ln AFee$ 为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BigBath$ 包括 $BigBath1$ 和 $BigBath2$;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33-34], 本文控制了如下可能影响审计定价的变量: 公司规模 ($Size$)、财务杠杆 (Lev)、盈利能力 (ROA)、应收账款占比 (REC)、存货占比 (INV)、经营现金流 (OCF)、产权性质 (SOE)、股权集中度 ($Top1$)、两职合一 ($Dual$)、董事会规模 ($Board$)、董事会独立性 ($Indep$)、事务所规模 ($Big4$)、上期审计意见 ($LagMAO$)、审计师变更 (ACH) 及行业 ($Industry$) 和年份 ($Year$)。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单变量分析

表 2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审计费用 ($\ln AFee$) 的均值为 13.794, 中位数为 13.710。我们同时报告了未取对数的审计费用值 $AFee$ (除以 10000), 可见 $AFee$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126.266 (万元) 和 90 (万元), 但标准差较高, 说明不同公司的审计费用存在较大差异。 $BigBath1$ 、 $BigBath2$ 的均值分别为 0.016 和 0.068, 表明两种定义下“洗大澡”样本占比分别为 1.6% 和 6.8%。 $Big4$ 的均值为 0.051, 表明有 5.1% 的样本由“四大”审计。

表 3 报告了组间均值差异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两种定义下, “洗大澡”样本的审计费用均显著大于非“洗大澡”样本, 初步支持了假设 H。

(二) 相关性分析

我们对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 Pearson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BigBath1$ 、 $BigBath2$ 与 $\ln AFee$ 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洗大澡”公司的审计费用更高, 初步支持假设 H。

从相关系数矩阵还可以看出, 自变量中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的一对变量为 ROA 和 $BigBath2$

(-0.578)。此外, 在回归时, 本文计算了各个自变量的 VIF 值, 结果显示, 各变量的 VIF 均小于 10, 因此, 本文的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 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在不考虑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 $BigBath$ 的回归系数与 $\ln AFee$ 在 1% 水平上呈显著正向关系。在引入公司特征、公司治理和审计特征等控制变量后, $BigBath$ 的回归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就经济显著性而言, 在用 $BigBath1$ 度量“洗大澡”时, 经济显著性 = $e^{0.079} - 1 = 8.22\%$; 在用 $BigBath2$ 度量洗大澡时, 经济显著性 = $e^{0.087} - 1 = 9.09\%$, 这表明审计师会对“洗大澡”客户收取更

表 1 变量定义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 审计费用 | $\ln AFee$ | 公司年报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
| “洗大澡” | $BigBath$ | $BigBath1$: 如果企业当年非经常性损益为负, 且与年初总资产比值的绝对值大于 1%,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BigBath2$: 如果企业当年减值前净利润小于 0, 且资产减值损失与年初总资产的比值小于该变量所有负值的中位数,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
| 公司规模 | $Size$ |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财务杠杆 | Lev | 资产负债率 = 期末总负债 / 总资产 |
| 盈利能力 | ROA | 净利润 / 期初与期末总资产的平均值 |
| 应收账款占比 | REC | 期末应收账款 / 总资产 |
| 存货占比 | INV | 期末存货 / 总资产 |
| 经营现金流 | OCF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 期末总资产 |
| 产权性质 | SOE | 若实际控制人为国有, $SOE = 1$, 否则为 0 |
| 股权集中度 | $Top1$ |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 / 总股数量 |
| 两职合一 | $Dual$ |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时为 1, 否则为 0 |
| 董事会规模 | $Board$ |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
| 独立董事比例 | $Indep$ | 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会人数 |
| 事务所规模 | $Big4$ | 若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
| 上期审计意见 | $LagMAO$ | 若上期审计意见类型为“非标准无保留”, $LagMAO$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
| 审计师变更 | ACH | 若公司当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
| 行业 | $Industry$ | 依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定义的行业哑变量 |
| 年份 | $Year$ | 年度哑变量 |

表 2 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样本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
| $\ln AFee$ | 38162 | 13.794 | 0.657 | 12.429 | 13.710 | 16.267 |
| $AFee$ | 38162 | 126.266 | 122.300 | 25.000 | 90.000 | 1160.000 |
| $BigBath1$ | 38162 | 0.016 | 0.125 | 0.000 | 0.000 | 1.000 |
| $BigBath2$ | 38162 | 0.068 | 0.251 | 0.000 | 0.000 | 1.000 |
| $Size$ | 38162 | 22.177 | 1.243 | 19.800 | 22.010 | 26.209 |
| Lev | 38162 | 0.434 | 0.205 | 0.057 | 0.429 | 0.908 |
| ROA | 38162 | 0.039 | 0.066 | -0.239 | 0.038 | 0.223 |
| REC | 38162 | 0.118 | 0.102 | 0.000 | 0.095 | 0.458 |
| INV | 38162 | 0.147 | 0.136 | 0.000 | 0.114 | 0.711 |
| OCF | 38162 | 0.046 | 0.071 | -0.171 | 0.046 | 0.248 |
| SOE | 38162 | 0.357 | 0.479 | 0.000 | 0.000 | 1.000 |
| $Top1$ | 38162 | 0.340 | 0.149 | 0.085 | 0.318 | 0.744 |
| $Dual$ | 38162 | 0.274 | 0.446 | 0.000 | 0.000 | 1.000 |
| $Board$ | 38162 | 2.128 | 0.201 | 1.609 | 2.197 | 2.708 |
| $Indep$ | 38162 | 0.375 | 0.053 | 0.333 | 0.357 | 0.571 |
| $Big4$ | 38162 | 0.051 | 0.220 | 0.000 | 0.000 | 1.000 |
| $LagMAO$ | 38162 | 0.025 | 0.155 | 0.000 | 0.000 | 1.000 |
| ACH | 38162 | 0.111 | 0.314 | 0.000 | 0.000 | 1.000 |

高的审计费用(8.22%或9.09%),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控制了企业盈利能力(ROA)、财务杠杆(Lev)和经营现金流(OCF),因此,BigBath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是“洗大澡”公司财务状况或盈利水平差所导致的,而更可能来自审计师对客户机会主义“洗大澡”所蕴含风险的应对策略。

(四)稳健性检验

1. 处理效应模型

本文采用两阶段处理效应模型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在第一阶段的选择模型中,以“洗大澡”(BigBath)为被解释变量,以模型(1)中所有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并纳入公司当年CEO是否正常变更(Turnover_Orderly)作为外生变量,具体定义为:

若本年度发生CEO变更是出于退休、任届期满、健康状况以及主动辞职等原因,则取值为1,否则为0。出于推卸责任等动机,CEO变更会提升“洗大澡”的可能性^[13-14],但在正常变更中,审计师风险不会急剧变化。这是由于通过正常变更上任的CEO不大会迫于董事会压力而采取较为极端的战略手段^[35]。Huang等发现,CEO强制变更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而未发现CEO正常变更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联系^[36]。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本文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模型(1)中。表5是两阶段回归的结果,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外生变量(Turnover_Orderly)与“洗大澡”行为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结果显示,IMR变量显著为负,表明存在自选择问题;在控制了样本自选择后,主要解释变量BigBath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论稳健。

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熵平衡法(Entropy Balancing)

从表3可以看到,“洗大澡”企业与非“洗大澡”企业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可能影响本文的检验效力,本文使用PSM来缓解此问题。首先,本文根据衡量公司是否存在“洗大澡”行为的虚拟变量BigBath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然后采用Logit模型估计“洗大澡”的倾向,Logit模型的自变量与主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保持一致。其次,本文使用1:1无放回的卡尺内最邻近匹配进行配对(卡尺范围设定为0.01),控制组和处理组分别有37552(35575)以及592(1247)个样本处于共同支撑区,一定程度上满足共同支撑条件。平衡性检验表明,大部分变量在匹配后未出现显著性差异。最后,本

表3 均值差异检验

| 变量 | 按照 BigBath1 划分 | | | 按照 BigBath2 划分 | | |
|--------|----------------|--------------|-----------|----------------|--------------|-----------|
| | BigBath1 = 0 | BigBath1 = 1 | T-test | BigBath2 = 0 | BigBath2 = 1 | T-test |
| | (N = 37552) | (N = 610) | (0 - 1) | (N = 35575) | (N = 2587) | (0 - 1) |
| lnAFee | 13.791 | 13.982 | -0.191*** | 13.785 | 13.920 | -0.135*** |
| Size | 22.180 | 22.032 | 0.148*** | 22.197 | 21.911 | 0.285*** |
| Lev | 0.432 | 0.541 | -0.109*** | 0.424 | 0.568 | -0.143*** |
| ROA | 0.041 | -0.073 | 0.114*** | 0.050 | -0.101 | 0.151*** |
| REC | 0.118 | 0.110 | 0.009** | 0.117 | 0.128 | -0.011*** |
| INV | 0.147 | 0.126 | 0.021*** | 0.147 | 0.140 | 0.007*** |
| OCF | 0.047 | 0.031 | 0.016*** | 0.050 | 0.002 | 0.048*** |
| SOE | 0.358 | 0.267 | 0.091*** | 0.357 | 0.344 | 0.014 |
| Top1 | 0.341 | 0.284 | 0.057*** | 0.344 | 0.282 | 0.062*** |
| Dual | 0.274 | 0.284 | -0.01 | 0.273 | 0.289 | -0.016* |
| Board | 2.129 | 2.102 | 0.027*** | 2.131 | 2.097 | 0.033*** |
| Indep | 0.375 | 0.380 | -0.005** | 0.375 | 0.381 | -0.006*** |
| Big4 | 0.051 | 0.031 | 0.020** | 0.052 | 0.031 | 0.022*** |
| LagMAO | 0.022 | 0.190 | -0.168*** | 0.018 | 0.114 | -0.096*** |
| ACH | 0.110 | 0.169 | -0.059*** | 0.108 | 0.147 | -0.038*** |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4 基准回归

| 变量 | lnAFee | | | |
|--------------------|------------------------|------------------------|------------------------|-----------------------|
| | BigBath1 | BigBath2 | BigBath1 | BigBath2 |
| BigBath | 0.116*** (5.048) | 0.075*** (4.872) | 0.079*** (4.782) | 0.087*** (6.521) |
| Size | | | 0.358*** (51.889) | 0.358*** (52.032) |
| Lev | | | 0.060* (1.852) | 0.058* (1.792) |
| ROA | | | -0.795*** (-12.775) | -0.632*** (-8.894) |
| REC | | | 0.234*** (4.235) | 0.233*** (4.236) |
| INV | | | -0.067 (-1.397) | -0.063 (-1.319) |
| OCF | | | 0.270*** (5.929) | 0.259*** (5.698) |
| SOE | | | -0.057*** (-4.113) | -0.057*** (-4.122) |
| Top1 | | | -0.080** (-2.092) | -0.080** (-2.101) |
| Dual | | | 0.013 (1.437) | 0.013 (1.413) |
| Indep | | | 0.010 (0.289) | 0.009 (0.284) |
| Board | | | 0.020 (0.189) | 0.017 (0.158) |
| Big4 | | | 0.570*** (18.256) | 0.569*** (18.258) |
| LagMAO | | | 0.164*** (8.500) | 0.163*** (8.447) |
| ACH | | | -0.044*** (-6.489) | -0.044*** (-6.526) |
| Constant | 13.172*** (205.922) | 13.170*** (205.384) | 5.988*** (36.079) | 5.962*** (35.905) |
| Industry/Year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38162 | 38162 | 38162 | 38162 |
| Adj_R ² | 0.182 | 0.182 | 0.651 | 0.652 |

注:括号内为t值(Logit回归为z值),标准误差经公司层面聚类(Cluster)调整,下同。

文采用配对后的样本重新回归,从表 6 可以看出, *BigBath*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

本文还采用熵平衡法进行匹配。熵平衡法下,控制变量和主回归控制变量一致。经过熵平衡匹配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均值、方差和偏度均基本相同。基于熵平衡法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 *BigBath*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3. 控制公司固定效应

为了进一步控制公司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公司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 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出, *BigBath* 的估计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4. 改变“洗大澡”的度量

(1) 基于减值前净利润的度量。参照 Giner 和 Pardo^[37] 的做法,本文设置 *BigBath3*:若减值前净利润为负且低于上一年,则 *BigBath3* 取值为 1, 否则为 0。这一变量测度方式不仅考虑了当年企业的亏损情况,而且考虑了与上一年相比企业业绩的变化情况。(2) 基于减值前利润变化程度的度量。考虑到

BigBath1 和 *BigBath2* 均值较低,为缓解本文结果可能受到小样本驱动疑虑,参照 Riedl^[11] 和 Lin^[31] 的做法,设置 *BigBath4*:若“(减值前利润 - 上期减值前利润)/期初资产”的比值小于该变量负值的中位数,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当企业当期减值前净利润显著降低时,表明企业的财务业绩显著恶化,进而有更强的动机实施“洗大澡”。*BigBath4* 均值为 0.202,将上述变量代入基准回归模型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列(3)和列(4)所示,可以看出, *BigBath3* 和 *BigBath4*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5. 改变审计定价的度量

一般来说,审计费用绝对值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公司规模的影响,即便控制变量中包含公司规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因素的干扰。相关研究发现,单位资产费用率要比绝对值更能反映审计定价水平^[38]。因此,本文改用审计费用总额与期末总资产比值(乘以 10000,即每万元资产审计费用 *FeeRatio*)衡量审计定价。从表 7 第(5)列和第(6)列可以看出,在用万元资产审计费用率度量审计定价时, *BigBath*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表 5 处理效应模型

| 变量 | 第一阶段:因变量 <i>BigBath</i> | | 第二阶段:因变量 <i>lnAFee</i> | |
|-------------------------------|-------------------------|-----------------------|------------------------|------------------------|
|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 <i>Turnover_Orderly</i> | 0.132 ** (2.071) | 0.103 * (1.834) | | |
| <i>BigBath</i> | | | 0.223 *** (3.938) | 0.186 *** (11.093) |
| <i>IMR</i> | | | -0.067 *** (-2.662) | -0.075 *** (-7.327) |
| <i>Constant</i> | -2.021 *** (-3.978) | -0.917 ** (-2.122) | 5.552 *** (97.228) | 5.503 *** (96.130) |
| <i>Controls/Industry/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38162 | 38162 | 38162 | 38162 |

表 6 PSM 和熵平衡匹配

| 变量 | PSM | | 熵平衡匹配 | |
|-------------------------------|-----------------------|-----------------------|-----------------------|-----------------------|
|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 <i>BigBath</i> | 0.068 *** (3.049) | 0.037 ** (2.172) | 0.072 *** (4.356) | 0.035 ** (2.022) |
| <i>Constant</i> | 7.374 *** (20.962) | 6.306 *** (21.150) | 7.509 *** (29.397) | 6.605 *** (22.443) |
| <i>Controls/Industry/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1183 | 2494 | 38162 | 38162 |
| Adj_R ² | 0.616 | 0.591 | 0.599 | 0.584 |

表 7 稳健性检验:个体固定效应、改变变量测度

| 变量 | <i>lnAFee</i> | | | | <i>FeeRatio</i> |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改变“洗大澡”度量 | | 改变审计定价度量 | |
| | (1) | (2) | (3) | (4) | (5) | (6) |
| <i>BigBath</i> | 0.045 *** (3.694) | 0.044 *** (5.373) | 0.015 ** (2.318) | 0.028 ** (2.453) | 0.480 *** (2.603) | 0.586 *** (6.631) |
| <i>Constant</i> | 6.283 *** (31.106) | 6.259 *** (30.955) | 5.283 *** (34.604) | 5.817 *** (34.514) | 42.134 *** (43.800) | 41.967 *** (43.837) |
| <i>Controls/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Firm</i> | Yes | Yes | No | No | No | No |
| <i>Industry</i> | No | No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37715 | 37715 | 37032 | 37048 | 38162 | 38162 |
| Adj_R ² | 0.884 | 0.884 | 0.647 | 0.647 | 0.536 | 0.537 |

六、机制性检验

依照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以及审计定价模型,“洗大澡”之所以会影响审计定价,是因为其会提高公司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及监管风险并相应提高审计师的风险,从而促使审计师通过增加审计投入、扩大审计程序来降低风险以及/或收取风险溢价来弥补可能的损失。本文从如下方面检验“洗大澡”影响审计定价的作用机制。

(一) 重大错报风险

依照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审计客户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越大,审计费用越高。

为检验“洗大澡”客户是否通过影响被审计客户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定价,参照郑建明和孙诗璐^[39]的做法,本文用财务重述(*Restatement*)作为被审计客户重大错报风险的代理变量并基于模型(2)进行检验。这里的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和披露,不包括股票拆分、股票红利、终止经营、并购、新会计准则的应用。从表8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变量*BigBath*对财务重述(*Restatement*)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洗大澡”确实会加剧客户重大错报风险。这也表明,“洗大澡”是一种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它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掩盖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进而提高审计风险。对于此类客户,审计师会提高审计定价。

$$Restatement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Bath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REC_{i,t} + \alpha_6 INV_{i,t} + \alpha_7 OCF_{i,t} + \alpha_8 SOE_{i,t} + \alpha_9 Top1_{i,t} + \alpha_{10} Dual_{i,t} + \alpha_{11} Board_{i,t} + \alpha_{12} Indep_{i,t} + \alpha_{13} Big4_{i,t} + \alpha_{14} MAO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2)$$

(二) 经营风险

面对被审计客户经营风险的提升,邢立全和陈汉文指出,客户经营风险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审计投入^[40],相应地,客户经营风险的提升也会使得会计师事务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41]。因此,审计费用也会提高。为了检验“洗大澡”是否通过影响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定价,本文参照Wu等^[42]的做法,用企业*t*~*t*+4年经行业调整的*ROA*的标准差衡量企业经营风险(*Op_Risk*),并采用模型(3)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第(3)列和第(4)列所示,可以看出,*BigBath*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洗大澡”会提高客户经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师的风险,促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

$$Op_Risk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Bath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REC_{i,t} + \alpha_6 INV_{i,t} + \alpha_7 OCF_{i,t} + \alpha_8 SOE_{i,t} + \alpha_9 Top1_{i,t} + \alpha_{10} Dual_{i,t} + \alpha_{11} Board_{i,t} + \alpha_{12} Indep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3)$$

表8 机制性检验: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监管风险

| 变量 | <i>Restatement</i> | | <i>Op_Risk</i> | | <i>Inquiry</i> | | <i>Violation</i>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i>BigBath1</i> | <i>BigBath2</i> |
| <i>BigBath</i> | 0.412 *** (3.763) | 0.133 * (1.833) | 0.021 *** (5.851) | 0.029 *** (12.631) | 0.290 ** (2.220) | 0.342 *** (4.233) | 0.426 *** (4.120) | 0.406 *** (6.407) |
| <i>Constant</i> | -0.943 ** (-2.117) | -0.957 ** (-2.145) | 0.159 *** (12.256) | 0.152 *** (12.021) | -2.261 *** (-2.950) | -2.324 *** (-3.029) | -1.228 ** (-2.447) | -1.269 ** (-2.527) |
| <i>Controls</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Industry/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38162 | 38162 | 23329 | 23329 | 26515 | 26515 | 36135 | 36135 |
| Adj_R ² /Pseudo R ² | 0.070 | 0.069 | 0.162 | 0.171 | 0.207 | 0.208 | 0.083 | 0.084 |

(三) 监管风险

公司通过确认商誉或其他资产减值等手段进行“洗大澡”,往往违反会计准则、制度或者信息披露规则。近年来,我国证监会以及沪深交易所加强了对“洗大澡”现象的关注力度。监管部门对“洗大澡”行为的关注,会提高相应的监管风险。本文从如下两方面衡量监管风险,进而考察“洗大澡”对监管风险的影响:(1)年报问询函。财务报告问询函是交易所进行事后监管的主要途径之一,并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监管手段,是监管风险提升的信号^[43]。因此,本文用交易所是否对公司年报发放问询函(*Inquiry*)作为监管风险的代理变量,具体定义为若公司第*t*年的年报被交易所发出问询函,则取值为1,否则取0。(2)财务违规处罚。参考卜君和孙光国^[44]的做法,本文用上市公司财务违规处罚(*Violation*)衡量监管风险,其定义是如果公司第*t*年因财务违规而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则*Violation*取值为1,否则为0。这里采用模型(4)检验“洗大澡”是否通过影响客户监管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检验结果如表8第(5)列和第(8)列所示,可以看出,*BigBath*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洗大澡”会提高公司的监管风险,进而提高审计师感知到的监管风险,迫使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以降低审计失败的可能并/或收取风险溢价。

$$Inquiry/Violation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Bath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REC_{i,t} + \alpha_6 INV_{i,t} + \alpha_7 SOE_{i,t} + \alpha_8 Top1_{i,t} + \alpha_9 Dual_{i,t} + \alpha_{10} Board_{i,t} + \alpha_{11} Indep_{i,t} + \alpha_{12} TobinQ_{i,t} + \alpha_{13} Return_{i,t} + \alpha_{14} Turnover_{i,t} + \alpha_{15} INST_{i,t} + \alpha_{16} Big4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4)$$

(四) 审计努力

面对风险的提升, 审计师需要加大审计程序, 扩大审计测试范围, 以便将总体风险降低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内。此外, 鉴于“洗大澡”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高度隐蔽性, 审计师也需要加大审计投入以更好地识别客户的“洗大澡”行为。参照陆明和杨德明^[45]的做法, 本文用审计延迟(即审计报告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的间隔天数)来衡量审计努力程度(AuditEffort), 并用模型(5)检验“洗大澡”是否会提高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从表 9 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 变量 BigBath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审计师会对“洗大澡”公司付出更大程度的审计努力。审计努力程度的提高, 意味着审计成本的提高, 进而导致审计定价的提高。

$$AuditEffort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Bath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REC_{i,t} + \alpha_6 INV_{i,t} + \alpha_7 OCF_{i,t} + \alpha_8 SOE_{i,t} + \alpha_9 Top1_{i,t} + \alpha_{10} Dual_{i,t} + \alpha_{11} Board_{i,t} + \alpha_{12} Indep_{i,t} + \alpha_{13} Big4_{i,t} + \alpha_{14} MAO_{i,t} + \alpha_{15} Change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5)$$

(五) 替代性解释的排除: 审计师经济依赖假设——审计意见

“洗大澡”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可能反映的是审计师独立性的缺失, 而不一定是在面对风险性客户时通过扩大审计程序来降低审计风险。如果这一路径成立, 那么随着管理层支付超额审计费用, 对客户产生经济依赖的审计师为“洗大澡”公司的财务报告出具不利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会降低。因此, 本文构造模型(6), 以检验审计费用是否会降低审计师对“洗大澡”公司出具不利审计意见的倾向, 进而排除上述可能的替代性解释。其中, MAO 为审计意见类型, 当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时, MAO 取值为 1, 否则为 0。从表 9 第(3)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 BigBath × lnAFee 的系数并没有显著为负, 这一方面表明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并不会导致审计师在进行审计意见决策时对“洗大澡”行为更为宽容, 另一方面也可以排除“洗大澡”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是审计购买所导致的。

$$MAO_{i,t} = \alpha_0 + \alpha_1 BigBath_{i,t} + \alpha_2 lnAFee_{i,t} + \alpha_3 BigBath_{i,t} \times lnAFee_{i,t} + \alpha_4 Size_{i,t} + \alpha_5 Lev_{i,t} + \alpha_6 ROA_{i,t} + \alpha_7 REC_{i,t} + \alpha_8 INV_{i,t} + \alpha_9 OCF_{i,t} + \alpha_{10} SOE_{i,t} + \alpha_{11} Top1_{i,t} + \alpha_{12} Dual_{i,t} + \alpha_{13} Board_{i,t} + \alpha_{14} Indep_{i,t} + \alpha_{15} Big4_{i,t} + \alpha_{16} MAO_{i,t} + \alpha_{17} Change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六) 竞争性假说的排除: 业绩下滑假说——“洗大澡”后转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本文的结果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 审计师是由于“洗大澡”公司当年的巨额亏损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而非由于“洗大澡”行为本身。这主要是由于亏损公司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为此, 本文将通过检验“洗大澡”后一年“扭亏”公司的审计费用是否更高来排除这一解释: 如果审计师是因为“洗大澡”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 那么即便公司在未来年度由账面亏损转为盈利, 由于风险并未消除, 审计师仍会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基于此, 本文将模型

(1) 中的 BigBath 改为 LBigBath(上一年存在洗大澡行为)并进一步构建变量 NkBath: 如果公司上一年度存在“洗大澡”行为且本年度实现“扭亏”, 则 NkBath 取值为 1, 否则为 0。从表 10 可以看出, LBigBath 和 NkBath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LBigBath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洗大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具有持续性; NkBath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对于“洗大澡”后实现“扭亏为盈”的公司, 审计师仍会要求更高的审计定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计

表 9 机制性检验: 审计努力程度以及经济依赖性路径的排除

| 变量 | AuditEffort | | MAO | |
|---|------------------------|------------------------|------------------------|------------------------|
| | (1) | (2) | (3) | (4) |
| | BigBath1 | BigBath2 | BigBath1 | BigBath2 |
| BigBath | 1.573 ** (2.141) | 1.352 *** (2.908) | 1.268 (0.333) | -3.303 * (-1.773) |
| lnAFee | | | 0.475 *** (5.071) | 0.379 *** (3.746) |
| BigBath × lnAFee | | | -0.081 (-0.297) | 0.265 ** (1.995) |
| Constant | 76.700 *** (17.562) | 76.325 *** (17.456) | -4.699 *** (-4.053) | -3.697 *** (-2.940)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ndustry/Year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38160 | 38160 | 38127 | 38127 |
| Pseudo_R ² /Adj_R ² | 0.182 | 0.182 | 0.404 | 0.406 |

表 10 机制性检验: 业绩下滑假说的排除

| 变量 | lnAFee | | | |
|--------------------|-----------------------|-----------------------|-----------------------|-----------------------|
| | LBigBath1 | LBigBath2 | NkBath1 | NkBath2 |
| LBigBath | 0.125 *** (6.023) | 0.132 *** (11.042) | | |
| NkBath | | | 0.205 *** (6.594) | 0.127 *** (8.840) |
| Constant | 5.792 *** (32.978) | 5.731 *** (32.591) | 5.792 *** (33.007) | 5.763 *** (32.851)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ndustry/Year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32445 | 32445 | 32445 | 32445 |
| Adj_R ² | 0.638 | 0.640 | 0.638 | 0.639 |

师并非是因为“洗大澡”公司当年不佳的财务业绩和巨额冲销行为而收取高价,而是源自“洗大澡”行为本身带来的风险。此外,本文还发现对于前一年亏损而本年实现“扭亏”的公司,审计师对其“洗大澡”行为更为敏感,进而更为显著地提高审计定价。

七、异质性分析

(一) 产权性质

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当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时,政府通常会采取补贴、协调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支持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因连续亏损而被强制退市的可能性较小,经营风险较低,通过机会主义性“洗大澡”扭亏为盈的动机也较弱。此外,在证券监管中,一定程度上存在选择性执法,使得国有企业更少受到处罚。由此,本文预计,对于公司“洗大澡”行为,审计师对非国有企业的反应要强于国有企业。本文按照实际控制人的产权属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11 第(1)列至第(4)列所示,在用 *Bigbath1* 度量“洗大澡”时,仅非国有企业组系数显著为正,用 *BigBath2* 度量“洗大澡”时,两组中系数均显著为正。本文进一步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000 次,下同)以考察两组样本间 *BigBath* 的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组 *BigBath* 的系数显著更低。这表明审计师对于非国有企业“洗大澡”要更为谨慎,会收取更高的审计定价,与预期相符。

(二) 事务所规模

根据“深口袋”理论,相较于非四大,“四大”有更加强烈的避免审计失败的动机,以保持良好的声誉、避免巨额诉讼损失^[46],同时,“四大”在审计定价谈判中的地位也更为强势,更可能对风险性客户要求风险溢价。相比于非“四大”,“四大”审计师的专业能力一般更强,经验也更为丰富,因而更有可能识别出客户的“洗大澡”行为。由此推论,与非“四大”相比,在“四大”审计的客户中,“洗大澡”与审计定价的正向关系更强。为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四大”和非“四大”两组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11 第(5)列至第(8)列所示。可以看出,两组中 *BigBath*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表明,“四大”组中 *BigBath* 的系数要显著大于非“四大”组,即“四大”更容易对存在“洗大澡”行为的客户提高审计定价,与预期一致。

表 11 异质性检验:产权性质和事务所规模

| 变量 | 产权性质 | | | | 事务所规模 | | | |
|---------------------------|----------------------|----------------------|----------------------|----------------------|----------------------|---------------------|----------------------|---------------------|
| | <i>BigBath1</i> | | <i>BigBath2</i> | | <i>BigBath1</i> | | <i>BigBath2</i> | |
| | 非国有 (1) | 国有 (2) | 非国有 (3) | 国有 (4) | 非四大 (5) | 四大 (6) | 非四大 (7) | 四大 (8) |
| <i>BigBath</i> | 0.097*** (5.166) | 0.018 (0.571) | 0.094*** (6.154) | 0.063** (2.473) | 0.071*** (4.241) | 0.166** (2.130) | 0.078*** (5.855) | 0.196*** (2.806) |
| <i>Constant</i> | 6.244*** (34.618) | 5.034*** (17.333) | 6.217*** (34.449) | 5.019*** (17.275) | 5.918*** (34.331) | 5.466*** (9.335) | 5.896*** (34.191) | 5.407*** (9.369) |
| <i>Controls</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i>Industry/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24555 | 13606 | 24555 | 13606 | 36219 | 1942 | 36219 | 1942 |
| Adj_R ² | 0.643 | 0.661 | 0.644 | 0.661 | 0.609 | 0.590 | 0.610 | 0.592 |
| Permutation test (P 值) | 0.079*** (0.009) | | 0.031* (0.075) | | -0.096* (0.095) | | -0.117*** (0.008) | |

(三) 地区法治环境与集体诉讼风险

法律风险是审计质量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当法律风险较高时,审计师的稳健性更强,更可能对客户的激进性会计处理做出反应^[47]。就“洗大澡”而言,地区法治环境越完善,“洗大澡”行为越可能导致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罚。由此,本文预期在法治环境更为完善的地区,“洗大澡”对审计定价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检验上述推论,本文用王小鲁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衡量公司所在省份法治环境^①,并根据样本中位数分为法治环境较差组和法治环境较好组进行分组回归。从表 12 可以看到,尽管两组中 *BigBath*

①该数据更新到 2019 年,2020—2022 的数据是根据 2019 年数据及历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得到。考虑到 2019 年后推算得到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将样本期间缩短至 2007—2019 年并重新进行分组检验,结论保持一致。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表明,法治环境较好地区 *BigBath* 与审计定价的正向关系更强,这与前面的预期一致。

2014 年,投服中心的成立为中国式集体诉讼制度的落地创造了条件。陈沁等人的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会促使被诉公司所在行业的其他审计师对上行的法律责任压力做出及时调整,从而显著提高了同行业公司的审计定价^[48]。本文预期,当“洗大澡”客户所在行业发生投服中心支持的集体诉讼时,审计师会感知到更强的法律诉讼风险,进而会对客户的“洗大澡”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使审计定价提高。为此,我们围绕上市公司同行业企业是否发生投服中心支持的集体诉讼进行分组检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13 所示,当客户所在行业发生集体诉讼时,*BigBath* 的回归系数更大,且当基于 *BigBath1* 衡量企业“洗大澡”行为时,发生集体诉讼组的系数显著大于未发生组,结果符合预期。

八、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国监管部门对涉嫌“洗大澡”的上市公司频繁下发问询函并开展立案调查,“洗大澡”现象已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 2007—2022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洗大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洗大澡”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并且,在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熵平衡匹配法、控制公司固定效应等方法缓解自选择、模型设定偏误等问题的影响以及改变变量定义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性检验发现,“洗大澡”通过提高上市公司重大错报风险、经营风险和监管风险以及审计师努力程度导致了审计费用的增加。此外,本文排除了“洗大澡”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是由于公司业绩下滑和审计意见购买所致的替代性解释。(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权性质为国有、审计师为国际“四大”、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以及同行业企业发生投服中心集体诉讼的上市公司中,“洗大澡”对审计费用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审计师会将“洗大澡”视作风险性标志,并通过提高审计定价的手段加以应对。本文的研究还表明,“洗大澡”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会提高企业的风险。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在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意识。本文研究发现,地区法治环境以及同行业企业被集体诉讼会显著影响审计师对“洗大澡”客户的风险反应。这表明法律环境对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审计师的风险意识、保证审计质量,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注册会计师相关法律制度。(2)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要进一步加强加强对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业务的监管,包括细化和强化对法治环境较弱地区“洗大澡”企业的监管要求,出台相关业务指南并督促审计师对涉嫌“洗大澡”客户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本文发现,“四大”审计师对“洗大澡”的风险反应要显著强于非“四大”。因此,监管部门及行业自律组织可以通过出台问题解答、专家提示等手段来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尤其是本土事务所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客户的“洗大澡”行为,切实降低审计风险。(3)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而言,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洗大澡”带来的审计风险。事务所要通过加强内部常规培训、案例分析、业务交流等手段来帮助注册会计师更好地识别客户的“洗大澡”行为。在审计“洗大澡”客户的过程中,注册会计师要充分关注审计年度发生的管理层强制变更等情形,对与“洗大澡”关联密切的资产减值、坏账准备等会计账户要提高警惕,切实保证审计质量。(4)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树立正确的业绩

表 12 异质性检验:地区法治环境

| 变量 | <i>BigBath1</i> | | <i>BigBath2</i> | |
|---------------------------|-----------------------|-----------------------|-----------------------|-----------------------|
| | 法治环境较差 | 法治环境较好 | 法治环境较差 | 法治环境较好 |
| <i>BigBath</i> | 0.060 *** (2.680) | 0.114 *** (4.977) | 0.075 *** (4.056) | 0.108 *** (6.487) |
| <i>Constant</i> | 5.916 *** (28.137) | 5.745 *** (26.659) | 5.891 *** (28.041) | 5.719 *** (26.566) |
| <i>Controls</i> | Yes | Yes | Yes | Yes |
| <i>Industry/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19117 | 19039 | 19117 | 19039 |
| Adj_R ² | 0.651 | 0.661 | 0.651 | 0.662 |
| Permutation test (P 值) | -0.054 ** (0.045) | | -0.033 * (0.053) | |

表 13 异质性检验:投服中心集体诉讼的影响

| 变量 | <i>BigBath1</i> | | <i>BigBath2</i> | |
|-------------------------------|-----------------------|-----------------------|-----------------------|-----------------------|
| | 同行业企业 无集体诉讼 | 同行业企业 发生集体诉讼 | 同行业企业 无集体诉讼 | 同行业企业 发生集体诉讼 |
| <i>BigBath</i> | 0.025 (0.909) | 0.117 *** (3.059) | 0.041 ** (2.062) | 0.075 *** (2.931) |
| <i>Constant</i> | 5.763 *** (30.258) | 6.163 *** (28.259) | 5.752 *** (30.147) | 6.130 *** (28.086) |
| <i>Controls/Industry/Year</i> | Yes | Yes | Yes | Yes |
| 样本数 | 13321 | 5525 | 13321 | 5525 |
| Adj_R ² | 0.612 | 0.578 | 0.612 | 0.578 |
| Permutation test (P 值) | -0.092 ** (0.040) | | -0.034 (0.150) | |

观,通过调整公司经营战略、加强创新研发等手段扭转公司基本面以实现盈利提升,而非诉诸“洗大澡”等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发现,实施“洗大澡”会进一步恶化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为此,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加强对管理层会计行为的监督,避免管理层以“洗大澡”的方式操纵企业利润。

本文存在如下局限:(1)本文采用基于非经常性损益和减值损失的指标度量“洗大澡”,但鉴于“洗大澡”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本文的度量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可以结合操纵性应计利润等数据等进一步完善“洗大澡”的测度,或者从具体的“洗大澡”手段入手进行研究。(2)尽管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但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未来可以寻找合适的外生冲击来构造准自然实验,以进一步提高因果推断。

参考文献:

- [1] Haggard K S, Howe J S, Lynch A A. Do baths muddy the waters or clear the air?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5, 59(1): 105-117.
- [2] Hope O-K, Wang J. Management deception, big-bath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Evidence from linguistic analysis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8(70): 33-51.
- [3] Dechow P, Ge W, Schrand C. 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2-3): 344-401.
- [4] 黄世忠. 巨额冲销与信号发送——中美典型案例比较研究 [J]. *会计研究*, 2002(8): 10-21.
- [5] Nelson M W, Elliott J A, Tarpley R L. Evidence from auditors about managers' and auditors' earnings management decision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77): 175-202.
- [6] Choi H, Karim K, Zhang Y. Earnings management risk and audit pricing: Evidence from big bath accounting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24, 51(7-8): 1789-1827.
- [7] Li Y, Niu J, Zhang R, et al.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he accrual anomaly: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11, 22(3): 205-245.
- [8] Barron O, Pratt J, Stice J D. Misstatement direction, litigation risk, and planned audi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 39(3): 449-462.
- [9] Kothari S P, Shu S, Wysocki P D. Do managers withhold bad new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47(1): 241-276.
- [10] Kirschenheiter M, Melumad N D. Can “big bath” and earnings smoothing co-exist as equilibrium financial reporting strategi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40(3): 761-796.
- [11] Barth M E, Gomez-Biscarri J, Kasznik R, et al. Bank earnings and regulatory capital management using 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ies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7, 22(4): 1761-1792.
- [12] Riedl E J. An examination of long-lived asset impairment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3): 823-852.
- [13] Jordan C E, Clark S J. Do new CEOs practice big bath earnings management via goodwill impairmen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Finance*, 2015, 15(7): 11-21.
- [14] Bornemann S, Kick T, Pflugsten A, et al. Earnings baths by CEOs during turnove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 savings bank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5, 53(C): 188-201.
- [15] 唐清泉, 夏芸, 张迪. “大清洗”盈余操作的行为动机研究——来自我国大亏公司的经验证据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3): 113-119.
- [16] Pierk J. Big baths and CEO overconfidence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21, 51(2): 185-205.
- [17] 代冰彬, 陆正飞, 张然. 资产减值: 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 [J]. *会计研究*, 2007(12): 35-42+96.
- [18] 张昕, 姜艳. 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分析——基于第四季度报表数据 [J]. *财经科学*, 2010(6): 33-40.
- [19] Delis M D, Hasan I, Iosifidi M, et al. Accounting quality in banking: The role of regulatory intervention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8, 97(C): 297-317.
- [20] Dechow P, Ge W. The persistence of earnings and cash flows and the role of special items: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rual anomaly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 253-296.
- [21] Subramanyam K R. The pricing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6, 22(1): 249-281.
- [22] 方红星, 张勇. 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决策 [J]. *会计研究*, 2016(1): 79-86+96.
- [23] Bartov E, Gul F, Tsui J. Discretionary-accruals models and audit qualificat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30(3): 421-452.
- [24] Abbott L J, Parker S, Peters G F. Earnings management, litigation risk, and asymmetric audit fee response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6, 25(1): 85-98.
- [25] Greiner A, Kohlbeck M J, Smith T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v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urrent and future audit fee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7, 36(1): 85-107.
- [26] 刘运国, 麦剑青, 魏哲妍. 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J]. *审计研究*, 2006(2): 74-80.
- [27]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 161-190.

- [28] Houston R W, Peters M F, Pratt J H. The audit risk model, business risk and audit-planning decision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9, 74 (3): 281 - 298.
- [29] 李明辉, 王宇, 张晗, 等. 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6): 1368 - 1382.
- [30] 王小鲁, 胡李鹏, 樊纲.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31] 蒋大富, 熊剑. 非经常性损益、会计准则变更与 ST 公司盈余管理[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4): 151 - 160.
- [32] 叶建芳, 李丹蒙, 唐捷. 企业生命周期、债权治理和资产减值[J]. 财经研究, 2010(9): 26 - 36.
- [33] 吴武清, 赵越, 苏子豪. 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审计费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新证据[J]. 审计研究, 2022(1): 106 - 117.
- [34] 郑明晖, 金溢宇, 刘运国. 企业成本结构影响审计定价吗? [J]. 审计研究, 2023(5): 83 - 94.
- [35] Clayton M C, Hartzell J C, Rosenberg J. The impact of CEO turnover on equity volatility[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2005(5): 1779 - 1808.
- [36] Huang H W, Parker R J, Yan Y C A, et al. CEO turnover and audit pricing[J]. Accounting Horizons, 2014, 28(2): 297 - 312.
- [37] Giner B, Pardo F. How ethical are managers' goodwill impairment decisions in Spanish-listed fir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32(1): 21 - 40.
- [38] 刘笑霞, 李明辉, 刘行. 税收激进度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非线性关系视角[J]. 管理评论, 2022(4): 265 - 278.
- [39] 郑建明, 孙诗璐. 税收征管与审计费用——来自“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1(4): 43 - 52.
- [40] 邢立全, 陈汉文. 产品市场竞争与审计收费——基于代理成本与经营风险的双重考量[J]. 审计研究, 2013(3): 50 - 58.
- [41] 张龙平, 潘临, 欧阳才越, 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影响审计定价策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6, 31 (6): 35 - 45.
- [42] Wu X, Luo L, You J.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externalities and access to bank loan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23, 153: 106882.
- [43] 陈运森, 邓祎璐, 李哲.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能改进审计质量吗? ——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8(5): 82 - 88.
- [44] 卜君, 孙光国. 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上市公司违规: 作用机制与效果检验[J]. 会计研究, 2020(5): 30 - 47.
- [45] 陆明, 杨德明. 跨界投资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3(5): 134 - 146.
- [46] 翟胜宝, 许浩然, 刘耀淞, 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J]. 管理世界, 2017(10): 51 - 65.
- [47] Hall C, Judd J S, Sunder J. Auditor conservatism, audit quality, and real consequences for clien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3, 28(2): 689 - 725.
- [48] 陈沁, 李晓慧, 张亚男. 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J]. 会计研究, 2023(5): 165 - 178.

[责任编辑: 刘 茜]

The Effect of “Big Bath” on Audit Pricing

ZHA Yan, LI Minghui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downward earnings management, big bath can mislead the user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But how do auditors respond to their clients' big bath behavior? Using the data of non-financial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7 to 202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ig bath on audit pricing, and finds that big bath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udit fees.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big bath increases the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perating risk, regulatory risk and audit delay. Abov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ffect of big bath on audit fee is due to the increased audit risk and regulatory risk faced by auditors, prompting auditors to increase audit input (to reduce audit risk) and/or charge a risk premium. Heterogeneity tes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bath and audit pric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state-owned companies, companies audited by “big four”, companies which are located in better legal environment regions and companies with peer investor lawsuits.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auditor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listed companies' big bath practice,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enhance the oversight of listed companies' big bath accounting.

Key Words: big bath;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fees; audit risk; operating risk; regulatory risk; audit input